

童年挖野菜

□ 刘书林

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。那是1965年仲春的一天，太阳爬得有一树高了，晒得人暖洋洋的。我娘拿个大竹篮，里头搁着把草镰，她让我挎上姥爷刚编的小柳条筐，还递过来一把爷爷亲手做的小铲子——我们小孩子都叫它“挖屋铲”。娘拉起我的小手说：“走，跟娘挖野菜去！尝尝春天的鲜头茬，也给锅里省点粮食。”那时候我才七岁，哪儿懂什么尝鲜省粮啊，就知道能去野地里跑着玩，高兴得直蹦。

当时，因为刚下过两场毛毛雨，空气潮乎乎的。我们出了村口，一眼就看见地里全是一片蒙蒙的绿。走进地里，到处都是鲜嫩的青草，看得我眼都花了。我蹲下来，一会儿薅这棵，一会儿捋那棵，扒拉来扒拉去，压根儿分不清哪棵是能吃的野菜，哪棵是普通的草棵子。

娘在旁边瞅着我瞎忙活，忍不住笑了。她蹲下来，把袖口往上挽了挽，露出那双手布满薄茧的手，用手指点着那些细叶子，跟教我认生字似的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你瞧，那是荠菜，叶子像莲座一样平铺在地面上，叶片宽厚，再过些天还会开出小白花；喏，那一团一团的是麦蒿，它的叶子细细碎碎的，像极了鸡毛翎，软乎乎的还带着韧劲，开黄色花。麦蒿最能出菜，挖一棵顶好几棵荠菜。”说着，她又拉着我走到一小片嫩生生的浅绿草面前，指着说：“这是白蒿，能吃，嚼着还有股淡淡的药香，说是能清热解毒。和它长得像的臭蒿子可不能碰。这两种野菜好区分：一是臭蒿子闻着有股怪臭味，二是它比白蒿颜色深。”每教我认识一种，娘就铲下来让我攥着，还反复嘱咐：“记牢了，认不准的千万别往筐里放，吃坏肚子可不是小事。”

说完，她捻碎一撮麦蒿，让我凑过去闻；又掰了几片荠菜叶子递过来，让我尝尝。那味儿青涩中带着点微苦，还混着泥土的腥气，我皱着眉吐了吐舌头，娘见了笑得更厉害了。她蹲下身抓着一棵荠菜，一边示范，一边教我：“指尖捏稳菜棵，小铲子刃对着根，往地皮底下斜着插进去，再轻轻一撬，你看，整棵就挖下来了。”

我照着娘的样子，在旁边找了几棵挨在一起的荠菜，蹲下来笨手笨脚地挖。可那小铲子偏不听话，要么插得太深，费老大力才撬上来，还带起一大块泥疙瘩；要么插得太浅，只扯断几片叶子，菜根还牢牢扎在地里。还有一次，一不小心铲子戳到手指上，我疼得直想掉眼泪，但又怕娘看见说我笨，所以没敢吱声。越挖越不顺手，急得直跺脚，娘却一点儿也不催，还说：“不急不急，手熟了就好了，娘小时候开始学还不如你呢。”

太阳越升越高，暖意透过薄棉袄钻进来，我后背出了层薄汗，棉袄都贴在身上了。慢慢地我就学会认菜、挖菜了。我们顺着绿油油的田埂往前挪，走几步，挖一铲。有时候挖到一丛肥嫩的荠菜，我就像捡着宝贝似的，举着给娘看，心里乐开了花；有时候半天找不着一棵像样的，就耷拉着脑袋，没了劲儿。可娘的眼睛比我尖多了，她的手就跟认路似的，总能从杂草堆里挑出能吃的野菜，一找一个准。

快到晌午的时候，娘的大竹篮渐渐沉了，嫩绿的麦蒿、荠菜、白蒿、曲曲菜、面条菜堆得冒了尖，沾着潮乎乎的泥土，满是清清爽爽的青草味儿，闻着就舒坦。娘捶了捶累得有点弯了的腰，脸上挂着细细的汗珠，眼里却是满足，笑着说：“回吧，这些够咱们吃好几顿了。”

回到家，娘一刻都没歇着。她坐在院子里的石磨旁，将老叶子、枯菜梗、混在里头的草屑，一一择干净，又用井水淘了好几遍。然后，娘烧起火，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大铁锅里的水一会儿就烧开了。娘把碧绿的野菜放进去烫一烫，捞出来的野菜颜色更鲜亮了，那股青涩气也散了，只剩淡淡的清香。娘在案板上将野菜剁成碎末，香味儿飘满了整个灶屋，在院子里都能听见。

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些野菜，餐桌都不一样了。一盘凉拌荠菜，滴了几滴金贵的老棉油，我就着黑窝窝头，一下子吃了小半碗；剩下的野菜，娘还包了菜团子、煮了菜粥，我们一连吃了三天。

那几天的野菜香，就这么深深揉进了我的童年。娘的温柔叮嘱、早春田埂上的清风，成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、最温暖也最鲜活的春日记忆。

□ 秦爱喜

阳春三月，春暖花开，蜂舞蝶唱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我的老家高唐县琉璃寺镇孙庄村，田里的麦苗舒展着狭长的叶子，长势正旺。碧绿的田野像绿色的海洋，几场小雨过后路边那些野草野菜也来凑热闹了，探出脑袋伸长了脖子，沟沟坎坎上都长满了这样那样的绿棵棵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每到这个时节，奶奶就会提上竹篮领我和弟弟去挖野菜。奶奶高高的个子，白净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，笑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这个时节，天像蓝玉、地似绿毯，我和弟弟沿着小路顺着沟渠踩着田垄，一会儿追鸟、一会儿采花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奶奶见我们跑累了，就教我和弟弟认野菜，讲它们的好处。锯齿叶的婆婆丁（学名蒲公英）清热解毒，白蒿能治肝病，地锦草能治男人撒尿痛……奇怪的是，奶奶不识字却能背百家姓，还能讲这么多关于野菜的知识。

奶奶发现猪耳朵棵，就用镰刀挖起它，让我们看宽宽的叶儿上那一条条清晰的白叶脉，还给我们讲起关于它的故事：古时候一位大将军领兵去打仗，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士兵们得了怪病，小便不通，将军愁得吃不下睡不着。一天他发现战马能拉屎，赶快让人跟着马走，看到马在吃猪耳朵棵，将军命人将菜挖了熬汤让士兵喝下，大家的病就好了，将军带领军队打了大胜仗。奶奶说，这菜也叫车前草，因为它长在战车轧过去的辙边。我和弟弟听得津津有味，拔得也带劲。这时看到锯齿样的苦菜子，奶奶又给我们唱起民谣：苦菜花苦又苦，俺娘送俺上济南府……我们一边听着歌谣，一边寻着野菜，田野里满是春天的芬芳。

回到家，奶奶择去野菜里的枯枝烂叶，去河边洗一遍，再用井水冲，清洗得干干净净，说给我们做菜豆腐吃。只见她先把碾扁了的黄豆放在锅里熬，开锅之后再下糝子，粥沸了把野菜放进去，用小火煨着。奶奶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守着炉火，不一会儿，锅里就飘出缕缕豆香，还夹着淡淡的青菜味。我们催问熟了吗，奶奶就说：“瞧你俩，把牙都馋白了！”我和弟弟赶忙爬上椅子，摘下墙上的小镜子照了起来，并且互相看了看，还真有些害怕。弟弟歪着脑袋想一想，说：“昨天我吃糖黏牙，照过镜子，牙是白的。”听奶奶这样说，我们不怕了，笑着又催奶奶。等奶奶说掀锅，那一锅菜豆腐煞是好看，黄澄澄的豆子、青灵灵的菜叶、金灿灿的玉米糝，混在一起稠稠的黏黏的香香的，还在“咕嘟咕嘟”冒泡。

奶奶给我们每人盛了半碗放在门口，我忙不迭去吃，一下烫了舌头，弟弟见此情景就唱起来：“吹吹冷冷，小狗等等。”他全然不知这是在骂自己，真好笑。

还没等我们参加工作，慈祥的奶奶就走了，香喷喷的菜豆腐也没人做了。现在家家桌上有新鲜的蔬菜，馋了还会买来鸡鱼开荤，可是每当这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奶奶，想起她讲的故事，想起她熬得喷香的菜豆腐。

奶奶的菜豆腐

老照片

我的初中毕业合影

□ 马培忠

1977年7月，我从聊城三中初中毕业。我的初中毕业合影与大多数人有些不同——我的班主任潘昆生老师（后排左六）和副班主任史小平老师（后二排右一），没有习惯性地坐在前排中间位置。

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恢复高考，想起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心，点点滴滴都在心头。上初中时，我担任班长，还是校“红卫会”（红卫兵委员会，即当时的学生会）成员。记得我加入共青团时，潘老师用满含期望的语气嘱咐我好好学习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到位于古楼北的交通汽校学汽车修理。潘老师也调

到了汽校工作。我与他的师生情一直未断，感恩之情促使我毕业之后也经常去看望他。

史小平老师教我们语文，他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激发了我对语文的浓厚兴趣。有一次我的作文里用了“彷徨”一词，还受到史老师的表扬。与史老师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前些年，当时，我在开发区实验小学附近吃早饭，远远看着一位老人的背影像史老师，我紧走了几步，跟上问道：“是史老师吗？”“呦，马培忠。”就在路边，他问起了我的工作、生活。“我在报社工作，还得感谢史老师当时为我打下文字基础呢。”

真心希望两位恩师，像毕业照上那样年轻、阳光，也祝福他们永远健康快乐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作者（后排右四）的初中毕业合影